

confé

与大师相约五十年

L'Art est vivant :
un demi-siècle de rencontres

[法] 皮埃尔·德卡尔格 Pierre Descargues 著

林珍妮 译 陆典 校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与大师相约五十年

L'Art est vivant : un demi-siècle de rencontres

[法] 皮埃尔·德卡尔格 Pierre Descargues 著

林珍妮 译 陆典 校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大师相约五十年 / (法)德卡尔格著;林珍妮译,陆典校.

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.11

(巴黎丛书.红色系列)

ISBN 978-7-5617-5638-6

I. 与… II. ①德…②林…③陆… III. 艺术家一生平事迹—法

国—20世纪 IV. K835.65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67561 号



VI HORAE

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Shanghai VI Horae Publishers, Inc.

企划人 倪为国

特约编辑 / 吴雅凌 何家玮

封面设计 / 魏宇刚

L'art est vivant: un demi-siècle de rencontres

de Pierre Descargues

Copyright © 2001, Écriture

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'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du

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'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-2006-014 号

巴黎丛书

与大师相约五十年

(法)皮埃尔·德卡尔格 著

林珍妮 译 陆典 校

统 筹 储德天

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

责任制作 李 瑾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电 话 021-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: 021-62572105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 www.hdsdbook.com.cn

市 场 部 传真 021-62869887 021-62602316

邮购零售 电话 021-62869887 021-54340188

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 x 978 1/16

插 页 18

印 张 29.25

字 数 25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5638-6/J · 093

定 价 38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红 色 系 列

rouge



蓝色思想

PENSER bleu

白色生活

VIVRE blanc

红色创造 ●

CRÉER rouge

前 言

这是一位记者的文集。从 1945 年起的半个世纪里，他频繁地采访画家、雕塑家等艺术家，与他们会面交谈，并记录下他们的快乐或忧伤的回忆。

这本文集不尝试回溯现代艺术的历史，而只是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方方面面，这个时代不知从何时开始也不知在何时结束。读者从中可以了解艺术创造者们的生活片段和创作生涯。他们介绍自己的作品，谈论自己和朋友，写下自己的向往与情感；他们存在于永不结束的当下。

记者把他们的名字加以排列和组合，如同绘制一幅星系图。他们如星球般穿梭运行其间。因为，每位艺术家是自己这个宇宙中心的太阳。

这些太阳中，有几个还“喜结良缘”。艺术家有时会与另一位艺术家结为终身伴侣。在 20 世纪以前，这是不多见的事情。我们也无从知晓，比翼齐飞的伉俪间谁是谁的卫星。

艺术是永存的，在历史的存储机制里，“现在”永不会消失。

除了记述这些会面交谈的文字，记者在文集中加插了他拍下的一些艺术家的照片、资料，他们写给他的信件。这样，读者能多少了解他们的私密生活。

如果读者愿意读这本书的续集，记者还将介绍如下艺术家：达尼埃尔·斯波埃里、乔尔乔涅、塞萨尔·弗朗兹·哈尔斯、工藤哲巳、维梅尔、吉诺·塞维利尼、里奥佩尔、亨利—乔治·亚当、莫利斯·埃斯泰夫、萨尔瓦多·达利、阿尔芒、弗拉戈纳尔、丢勒、冈萨雷斯、雷蒙·安斯……

因为，世世代代的作品都属于现在。艺术是永存的。

目 录

前言 / 1

第一章 从乔治·布拉克到奥西普·扎德金

乔治·布拉克 / 3

费尔南·莱热 / 10

雅克·维永 / 20

乔治·鲁奥 / 27

马克·夏加尔 / 32

亚历山大·卡尔代 / 37

安托万·佩夫斯内 / 43

布拉萨依 / 49

奥西普·扎德金和瓦伦丁·普拉克斯 / 55

让·阿尔普和苏菲·塔厄贝 / 61

第二章 从塞萨尔·多梅拉到维克托·瓦萨勒利

阿尔贝托·马涅里 / 73

塞萨尔·多梅拉 / 80

让·德瓦纳 / 86

维克托·瓦萨勒利 / 93

尼古拉·舍费尔 / 100

第三章 从马克斯·恩斯特到胡安·米罗

安德烈·马松 / 107

罗贝尔托·马塔 / 115

斯坦利·威廉·艾泰 / 119

勒内·马格里特 / 127

保尔·德尔沃 / 132

曼·雷 / 136

胡安·米罗 / 142

皮埃尔·阿列辛斯基 / 150

马克斯·恩斯特 / 157

第四章 从阿尔贝托·贾柯梅蒂到弗朗索瓦·斯塔利

艾蒂安·阿尔杜 / 165

罗贝尔·雅各布森 / 170

艾蒂安-马马丁 / 184

罗贝尔·米勒 / 191

亨利·摩尔 / 196

埃米尔·吉利奥里 / 202

阿尔贝托·贾柯梅蒂 / 208

弗朗索瓦·斯塔利和帕维·居里 / 215

第五章 从乔治·马蒂厄到皮埃尔·苏拉热

乔治·马蒂厄 / 225

热拉尔·施奈德 / 231

皮埃尔·苏拉热 / 236

汉斯·哈同和安娜-爱娃·贝格曼 / 242

第六章 从罗歇·比西埃到皮埃尔·塔尔·科阿

两位瑞士画家：博萨尔和奥贝尔约纳 / 263

罗歇·比西埃 / 269

阿尔弗雷德·马内西耶 / 274

让·巴赞 / 280

皮埃尔·塔尔·科阿 / 286

赵无极 / 292

安德烈·博丹和苏珊·罗歇 / 299

路易·纳拉尔和马丽亚·芒东 / 306

维埃拉·达·席尔瓦和阿尔帕·斯泽内 / 311

第七章 从弗朗西斯·培根到佐朗·穆齐克

让·福特里耶 / 319

弗朗西斯·培根 / 325

让·埃利翁 / 333

贝尔纳·比费 / 341

保尔·勒贝罗勒 / 349

佐朗·穆齐克和依达·巴尔巴里戈 / 357

阿利娜·萨波克兹尼科和罗曼·切希勒维兹 / 364

第八章 从波尔·比里到让·坦盖里

伊夫·克莱因 / 371

波尔·比里 / 381

让—皮埃尔·雷诺 / 392

达尼埃尔·比朗 / 400

让·坦盖里和尼基·德·圣法尔 / 404

第九章 从让·迪比费到约翰·塔卡维拉

让·迪比费 / 427

约翰·塔卡维拉 / 434

人名译名表 / 437

第一章

从乔治·布拉克到奥西普·扎德金

乔治·布拉克 费尔南·莱热 雅克·维永 乔治·鲁奥 马克·夏加尔
亚历山大·卡尔代 安托万·佩夫斯内 布拉萨依 奥西普·扎德金和
瓦伦丁·普拉克斯 让·阿尔普和苏菲·塔厄贝

乔治·布拉克

Georges Braque (1882—1963)

1950年，在埃梅·马埃举办乔治·布拉克作品展览会期间，我走进他的家。我记得那是一条小街，靠近蒙苏里公园，在巴黎十四区。那条街名叫杜阿尼埃街，不是为了纪念杜阿尼埃·卢梭[“关税员”亨利·卢梭]，而是纪念无名的海关职员，他在巴黎夜里关闭城门的年代坚守入市税征收处的岗位。乔治·布拉克请建筑师奥古斯特·佩雷在这寂静的死胡同里建了一所房子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精致而不引人注目，灰蓝色，但不很坚固，水泥框架快要生锈。画家去世后房子作了修缮。

他的忠实的女仆玛利埃特给我开了门。布拉克通常在早晨过后接见记者，他已工作了一个早晨。每回我到他的家，总有一股烤肉的香气伴我上楼，爬了两层楼后便是他的工作室。布拉克站着，伸出一只手。他高大魁伟，好像是用大刀阔斧砍劈出来的一尊雕像，看去不快乐也不忧愁，但他是又快乐又忧愁的人。

我甚至无需开口说话，他已经打开了话匣子。后来的谈话我觉得他一直保持这种对我的信任。大概看见我年轻，他愿意兜出心里话，也许对比我有经验的记者他会有所顾忌吧。我觉得他好像在自言自语，在独白。这位有分寸的理性的立体派的创始人，希望别人把他看作一位冒险者：他希望他的每幅画都由他自己诠释表明。他对我说：

每幅画在我都是一次冒险,我都不知道它会怎样收场。再说我很难想象可以按另一种思维方式去创作。如果一个人按他的设想作画,那又何必作呢?我画,一切都在画布上了。我信任作画过程中产生的泉涌般的灵感。

我问他:“你的意思是说你信任你身上那个陌生的你?”

大概是这样吧。很可能为了这个原因我不是大师。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师。如果我有意识造一个布拉克,那是没有一点好处的。我忠于我身上的我,我表现它,不追求目前的理解。绘画不需要智力。我爱人胜于爱艺术家。塞尚不是艺术家,但马奈是。以前在文艺复兴时代大概有可能教授绘画。人有培训艺术家的才能。今天不是有人说才华已完蛋了吗?有才华的艺术家教什么“绘画问题”,谈杰作,但我一点也不懂这些概念。绘画的问题?生活的问题?这都是些什么玩艺?我连问的是什么都没法儿理解。那种能冷血地创造杰作的画家是怎么样的人?

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的时代。散播谎言的人迷惑公众,指鹿为马,硬把白色的罐说成是蓝色的,而公众轻信他们的胡言,还说“他是一位魔术师”,但这样的迷惑维持不久。一时的糊涂迷惘过后,公众再不能理解他们成功的理由。于是他们不再加入争论,等着画家自己说出真相。人们按一个时代的法律判断他们。当然多多少少类似决定他们的变化的时代。但会有多么可怕的淘汰!我不为任何人画画……,当然,会有人愿忍受我的画,我说

得没错：忍受。我说的甚至不是喜欢。我唯一关心的是表达我的真实，复杂的真实，人的真实。

当你听到这样的高论，这样的自我分析，你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赶紧把它记录下来，只字不能遗漏。我跑出他家，在邻近的蒙苏里公园的寂静中，坐在板凳上，心里想着把乔治·布拉克对我说的话绝不失真地记录下来。

我又去了好几趟乔治·布拉克的家。每一回登上三楼，走上楼梯的最后一级便来到他的画室：画室是他的戏台。墙上，喜林芋的叶子直冲天花板：这就是布景。戏台上摆着十个画架，每个画架上都放着一幅画：它们就是演员。那是 1955 年。

十幅画中，只见其中的一幅很长，画的是大白鸟的行程。它令我想起他的将近 5 米长的巨幅画，那是他在前一年即 1954 年画的，画在卢浮宫亨利二世厅的天花板上。那间大厅展览的都是古意大利伊特鲁利亚文明的作品。布拉克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对我说：“你别注意它，这远远没有完成呢。”他让我背对着画坐下，一面回答我的问题，一面不停地用目光询问它们。画室是他的戏台，属于他一个人的戏台。

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有些好心人打算在卢浮宫的一间展览厅里复制他的画室，好让公众了解什么是创作的处所。但给予艺术家荣誉的场所只是一块苍白的空间，缺乏画室的创造气氛。卢浮宫的空间太寥廓宽敞了。很明显，艺术家的思想是不能搬动的。乔治·布拉克没有去看他的复制的画室。即使他画室里的实物被搬到博物馆，也缺少坐落在杜阿尼埃街画室里的实物之间的协调和谐。画室是私人、有序的

地方，画家很难找到比它更好的地方摆放铅笔、毛笔、刀，以及放在桌子上的波浪型的旧纸板。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好几十个铁罐，插着树林般的画笔、铅白盒，罐头、汤罐、粉罐、绿橄榄罐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从艺术专用商店里买来的，一切物品都失去了原本的用途。就如他的画布，布拉克从不买所谓标准尺寸的画布，他按画室的每一幅画所需要的尺寸订做。不，布拉克的画室不是能搬到卢浮宫的。

布拉克手拿调色板，然后把它放在桌上。他神态严峻，一头银发梳理整齐，纹丝不乱。一身绒衣像工人的制服，粗毛线领带，工地上穿的黑鞋，一切都是订做的，都是最好的做工。我感觉进入了这样一个地方，一切都经过细致的计算，以免影响正在创作的作品的诞生。一切都为乔治·布拉克的绘画而订做。看看他设计的光线下的一幅画，你会丢掉一点你的批评想法。我想你会更好地理解它。

1955年，杂志询问，立体派的创造者是谁？是布拉克还是毕加索？是1911年还是1912年？因为，很难相信画家们说的话：他们像用一根绳索串连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。现在人们知道两位立体派画家始终飞翔在大家的上空。伟大的老人——马蒂斯、莱热、毕加索、布拉克的创新能力都令人惊叹。

布拉克没有忘记立体派。1912年，他摧毁了物体。很明显，立体光彩夺目。他想了解它们之间的空间，为了像保尔·塞尚指出的那样，表现两个立体之间的空气的密度。今天，物体在画布上完整无损，鸟雀停留在喜林芋的叶子上，长颈大肚玻璃瓶立在两条鱼的旁边。布拉克对常春藤的叶子了如指掌，他画出它的所有叶脉。他画笔下的柠檬皮，每个孔都在呼

吸。在立体派时期,绘画的职责只是表现物体间存在的东西。布拉克写了这条规则:

忘记物体,只观察它们的关系。抹去思想,绘画就完成了。真实存在着。人只创造谎言。

画架上的十幅画给我上了这堂哲学课。

为了到布拉克的家拜会他,我找了新闻工作者的借口。他在电话里同意和我谈谈尼古拉·德·斯塔埃尔。1955年3月16日,斯塔埃尔从昂蒂布他的住所的窗口跳下自杀。他41岁。几个星期之前,我还看见他参加由皮埃尔·布莱指挥的音乐会。大家在那儿看见阿尔邦·贝格、安东·韦伯和新的音乐家。他常赴这些音乐会,在那儿能碰见许多画家。如让·埃利翁·维埃拉·达·席尔瓦、赵无极。从远处就能认出他,很高的个子,一绺头发落在眼睛上,他加入热烈的谈话中。我得知他是战时在巴黎认识布拉克的。我知道布拉克为他和前妻的儿子安托万·蒂达尔画了一幅石版画,使他的诗集《阁楼》得以出版。

“布拉克先生,你怎么解释尼古拉·德·斯塔埃尔的死?”

我认识尼古拉的时候他还不到30岁。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,有点令人困惑,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重。他对自己要求苛刻。我很少遇见像他那样对绘画如此执着的画家。他的自杀是个谜。他是最不幸的人。如今他的物质条件有了保障,可以毫无困难地画画了,他搬